



老年日报



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

CN23-0018

邮发代号:13-18

中国百强畅销报刊
年长者的精神家园

总9781期
今日8版

2026/05/30 星期六 丙午年 四月十四

周刊

龙海杨梅风波背后

5月24日晚,福建漳州龙海区的问责通报,为一场持续发酵近十天的杨梅风波,写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注脚。6个单位被通报,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——其中包括2人被免职,13人被立案。

十天前,一段暗访视频击穿了价值数十亿元、历时700年的“浮宫杨梅”招牌。在龙海区浮宫镇、白水镇的部分收购点,工人将整筐杨梅倒进添加防腐剂和“三无”甜味剂的塑料桶中。一名工人对暗访记者说:“我们自己都不敢吃。”

随着处罚的一步步深入,当问责的板子最终落下,一条完整的“风波链条”终于清晰浮现。

问责

龙海区的问责,直指六个单位“履行监管责任、属地责任不力”。

这六个单位,横跨了区级专业监管部门、乡镇政府和村级基层组织,构成了从源头到市场的完整监管链条。

首先是区农业农村局,它的履责不力让监管网络出现了第一个漏洞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,监管农业投入品是农业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。此次收购点使用的防腐剂、甜味剂,无论最终用途如何,其流通和使用首先属于“投入品”监管范畴。

而脱氢乙酸钠,一种禁止在新鲜水果中使用的防腐剂,和甜度相当于蔗糖8000倍的“三无”甜味剂,能够被不法商贩“钻空子”,可以说明当地农业部门未能有效履行对农业投入品的源头管控职责。

如果说区农业农村局没守住前端,那么区市场监管局——另一个被问责的区级部门——则失守了另外一道关口。

此前的媒体报道显示,不法商贩为了应付监管,会提前准备几箱没有泡过药的杨梅做上记号,一旦遇到抽检,就拿这些“干净样品”送检。

而且针对杨梅的检测项目和频次也都有提升空间。据当地果农介绍,风波发生前,检测多针对农残,几乎不涉及防腐剂和甜味剂;检测的频次也基本上是一天一次。

“此前主要是批发市场检测,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虽然有

抽检,但时间不固定,三天、五天或者一周都有可能。出事后,检测工作全部由政府接手,成本也由政府买单。”果农补充道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违规行为都发生在杨梅收购点。据当地果农介绍,收购点有两种,一种是在本地收购商的固定收购点,另一种则是在外地收购商的流动收购点,其中后者有可能成为监管盲区。

“市场监管部门可能认为其收购行为属于生产环节,应由农业部门管;而农业部门可能认为其已进入商品流通环节,该由市场监管部门管。”当地农业人士分析道。“现已由两个部门联合监管”。

此外,浮宫镇、白水镇这两个杨梅主产区的镇政府,以及郊边村、后宝村的村级组织,同样出现在问责名单上。

乡镇作为基层监管的第一道防线,村级作为基层治理最小单元,二者本该第一时间发现、制止违规行为,然而对于辖区内存在的违规生产经营活动,居然同时“失明”。

这不禁让人怀疑,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加工杨梅,在当地到底是个别行为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?据了解,虽然受访果农都坚称这是商贩行为,跟农户无关,且是个案,却几乎都表示此前曾听过甚至见过类似行为,“只是不知道是用防腐剂和甜味剂泡。”

正是多个环节的连续失守,让违规使用添加剂行为得以存在,小隐患最终演变成大风波。

代价

监管失灵导致市场失序,而市场失序的代价,最终由产业链中最脆弱、最没有议价能力的环节——果农——来承担。

风波发生后,漳州当地杨梅价格迎来暴跌。“硬丝品种,之前能卖到5元一斤,现在2元都没人要;东魁每斤的价格,则是从25元掉至15元左右。”浮宫镇的一位果农表示。

价格暴跌还只是表面,真正的致命伤在于销售渠道受到影响。

杨梅销售长期依赖三条主要路径:市场批发、线下采摘与直播电商。其中市场批发占据半壁江山,是果农们最稳定、最核心的出货渠道。然而,这条生命线在舆论风暴中被瞬间斩断。

暗访视频曝光后,公众情绪瞬间拉满,“福建杨梅泡药、有毒、不能吃”等舆论快速扩散。连锁反应随即而来:全国各地的主要批发市场纷纷取消订单或下架产品。

连日来,在全中国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之一——北京新发地市场,福建杨梅已完全绝迹。有商户表示,市场检验人员会严格核查进货单,“只要是福建的一律不让进”。

生鲜电商平台的反应同样迅速,美团小象超市、盒马等主流平台目前在售的杨梅一律来自云南。

然而风波爆发的时间点,恰是漳州杨梅大量上市的旺季。有果农无奈表示,自家的杨梅“才卖了十分之一”。

资料显示,龙海区年产杨梅6万吨,全产业链产值近10亿元,浮宫镇是龙海杨梅的核心产区。事件造成的果农损失、杨梅行情的数据,官方尚在核实中。但所有人都知道,眼下的行情,像被一场飓风扫过一样。

很多人骂黑心的“个别商贩”,搅乱了原本平静有序的市场。也有人觉得“虽然记者曝光没有错,但客观上给果农带来损失”。一位收购商抱怨,怎么不去采访杨梅的质检部门,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泡药杨梅?为什么没有检查得更严格点?

批发渠道的收窄,迫使果农将希望转向剩余的两种模式。

特别是线下采摘,因“眼见为实”的特性,获得了一些消费者的信任,客流量有所回升,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。

一位当地果农分析道,一方

面,批发市场的低迷拖累了整体价格预期,采摘价也随之下滑。“以硬丝为例,往年线下采摘价能到15元/斤,目前只有7~8元/斤。”另一方面,采摘体验多为“一锤子买卖”,难以形成稳定复购,无法消化庞大的产量。

至于电商渠道,则受到高昂的物流成本制约。

杨梅在采摘、分拣后,要先进入0~9℃的冷库进行数小时预冷。预冷后的杨梅会被小心地放入定制果篮中,这种设计能有效避免在运输途中因晃动、挤压而相互碰撞。

随后再将装好杨梅的果篮,放入专用塑料袋中,进行真空密封。真空包装后的杨梅,连同冰袋一起放入定制的高密度保温泡沫箱内,里面通常还会铺垫吸水纸,确保箱内干燥,防止杨梅因潮湿而腐烂。

有果农算了一笔账:一箱5斤的杨梅从漳州发往北京,运费高达60多元,远超杨梅本身的价值。

近日,龙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曾恳求“广大群众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”。

然而,这一恳求不仅没能换来共情,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舆论反弹。在网友看来,这是将监管失职的后果,转移给消费者进行道德绑架。

目前,漳州市的专项整治行动还在持续,预计将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。

“区里还派了人到收购点驻点,要求所有批次的杨梅都要检验,检验项目也增加了防腐剂和甜味剂两项。”当地果农透露。 余源



龙海区近日出台《杨梅促销五条措施》,广泛动员收购。当地加工企业、区属国企、工业企业、建筑业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、商协会等都被动员购买杨梅。图为浮宫镇后宝村,果农在国企收购点排队过秤。“可能得三四年才能恢复过来吧。”一名果农说,“我们的杨梅现在保证没问题。”